

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 文化 报 社 办

从北洋政府设立
的清史馆和国史馆的
修史成绩之良莠看,官
方修史是一项复杂庞
大的系统工程,管理机
制是基础,管理思路是
关键,良好的管理机制
加上正确的管理思路
是做好修史工作的必
要保证。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成立了
两个史馆。一个是为了纂修清史
而设立的清史馆,另一个是继承
前代传统、为纂修中华民国历史
而建立的国史馆。

两个史馆的先后成立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
刚成立时,黄兴、胡汉民等人即向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请“速设国
史院,遴员董理,刻日将我民国成
立之始末调查详澈,编辑中华民
国建国史,昭示海内,以垂法戒,
而巩邦基”。孙中山对此议虽深
表赞同,但其时南北议和,他旋即
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故国史院
未能设立。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赵尔巽

后,于1912年底颁布了非常详尽
的《国史馆官制》,规定该馆职责
是“纂辑民国史、历代通史,并储
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馆长直
属于大总统,掌管全馆事务,并
设纂修、协修等分任编纂。袁世
凯虽早就任命王闾运为国史馆
馆长,但因王闾运迟迟未能进
京,直至1914年6月,国史馆才
正式举行开馆典礼。与此同时,
清史馆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北
洋政府国务院于设立清史馆纂
修清史的呈请,并聘任赵尔巽为
馆长。清史馆于同年9月开馆。

两史馆的先后成立,是民国
初年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学术
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申报》、



王闾运

《大公报》、《时报》、《顺天时报》等
纷纷报道两馆开馆盛况,并持续
是“纂辑民国史、历代通史,并储
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馆长直
属于大总统,掌管全馆事务,并
设纂修、协修等分任编纂。袁世
凯虽早就任命王闾运为国史馆
馆长,但因王闾运迟迟未能进
京,直至1914年6月,国史馆才
正式举行开馆典礼。与此同时,
清史馆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北
洋政府国务院于设立清史馆纂
修清史的呈请,并聘任赵尔巽为
馆长。清史馆于同年9月开馆。

此前,清代国史馆在200多年
间先后修成了各朝纪、志、传、表
及《大清一统志》等数十种史籍,
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
度、编纂程序和管理方法,组织严
密,管理有序,成绩斐然,一直为
人称道。由此,时人对后继的北
洋政府国史馆普遍寄予厚望,《时
报》评论称:国史馆“一时如火如
荼,颇现一番好气象”。

混乱时局中的两馆

从民国初年国史馆编纂通
史、民国史及收藏一切史料的书
掌来看,该馆的地位很高,其设计
规格也比清史馆更高,定位是北
洋政府的正式机关,而非清史馆
一般的临时机构。国史馆馆长用
银质官印,而清史馆只是铜质关
防。从两史馆成立之初北洋政府
财政部对两馆经费的评定等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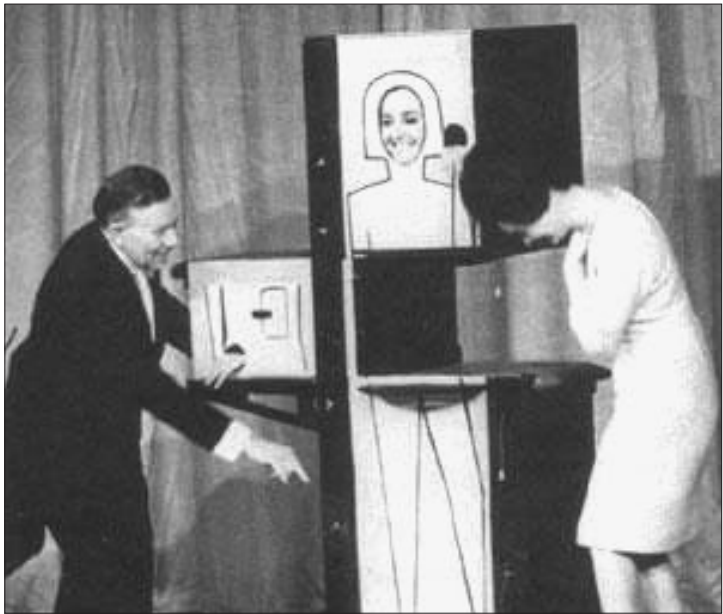
■文摘

魔术的确切起源已经无从考
证,也许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魔
术。在部落仪式上,手技者、耍蛇
者和简单的戏法总是被赋予神秘
的元素,甚至古希腊神殿也利用
了魔术的原理:祭司一打开神殿
大门,风箱会吹向地面,祭台上便
出现了火焰。有些神庙还使用隐
藏的暗室,应用风管制造会说话
的神像。这些技巧直到现在魔术
师还在使用。

古代幻术在禁止中繁盛

现藏东柏林的威斯卡纸草记
载了几个尼罗河魔术师的故事。
一位魔术师砍下塘鹅的头放在宫
殿的东边,将鹅的尸体放在西边,
一念咒语,鹅的身体就复合在一
起了。入迷的法老让他再表演一
遍,但即使在古代,魔术师也不会
把一个魔术同时表演两遍,这也
是美国魔术大师霍华·萨士顿
(1896—1936)创立的魔术师应该
遵守的原则之一。

威斯卡纸草写于公元前1700
年,如今已经残缺不全,那些毁
坏的部分也许还记载了更早期
的魔术师。这些魔术师的故事
经过一代代人的讲述,难免添油
加醋。目前所知,世界上的第一



魔术师表演“大切美女”

公共视野

北洋政府的清史馆与国史馆

赵晨岭

来看,国史馆在组织机制、政府资
金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得天独厚,
条件比清史馆更为优越,理应比
清史馆做出更大的成绩。但事实
上,国史馆不但没有取得清代国
史馆的成绩,也无法同当时的清
史馆相比。

同在混乱的时局中,清史馆
在15年中编出了《清史稿》,而国
史馆几乎未留只字片纸。报载,
最初国史馆拟“先修传记两类,纪
用编年体例,称民国元年大事记、
二年大事记云云”,传是指民国重
要人物的传记。北洋政府时期的
达官显宦去世之时,其讣告上总
会有“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一句。但实际上,国史馆的工作
只是虚应故事,不但没有按时编
写历年的大事记,相关人物的传
记也始终未见踪影。国史馆毫无
成绩可言,自身建制也从正式的
国家机关沦落到大学附属的一个
处,最终被撤销。

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国
史馆馆长王闾运和清史馆馆长赵
尔巽对待修史的不同态度、能力
和管理思路加以考察。

王闾运(1833—1916),字壬
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晚清著名
学者、经学家、文学家,其史学方
面的著作有纪事本体的《湘军
志》。咸丰七年(1858)举人,清末
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侍讲。王闾
运早年虽曾先后担任曾国藩、肃
顺、丁宝桢等高官的幕僚,但在以
八十高龄担任国史馆馆长之前,
一直未曾正式为官参与实际管理
工作,其从政经验和管理能力与
久历封疆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比
较相去甚远。

赵尔巽(1844—1927),字次
珊,亦作次山,号无补。同治十三年
(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

巡抚、尚书、总督等职,历官贵州、
安徽、新疆、山西、两湖、四川、东
三省等地。

当时报界常把两史馆和主持
修史工作的王、赵二人加以比较,
各种轶事言论常见诸报端。对赵
尔巽和清史馆,舆论赞誉有加,而
王闾运和国史馆则常常沦为笑柄
和辛辣讽刺的对象。

1914年7月,《时报》以《两史
馆最近之态度》为题报道了两馆
近况,其小标题分别是“国史馆之
清闲”与“清史馆之开创”。次年1
月,《申报》则以《两史馆最近之内
情》为题进行后续报道,其小标题
是“国史馆升官图”和“清史馆讨
论会”,褒贬之意不言自明。媒体赞
扬清史馆干实事、出成绩,而国史
馆则被比喻为毫无“振作之气”的
“养老院”和只图升官发财之所。

修史的不同态度

由王闾运主持的国史馆可谓
是管理无方的典型。他敌视辛亥
革命,眷恋旧制度,“上任数月,未
尝认真视事,于史实未着一字。
纂修、协修请定史馆条例,他却
称:‘瓦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
乎?民国才两岁,无须作寿文
也。’”王闾运志不在此,尸位素
餐,没有责任心,留下了“国已不
国、何史之有、吃饭而已”“修一
天史、吃一天饭”之类不作为的“名
言”。国史馆中一些人也并不热
心于民国之史,而热衷于复辟帝
制。开馆不久,国史馆纂修、前清
翰林宋育仁就因为上呈文反对共
和、主张民国还政于清室而最终
被“递解回籍”。

在国史馆内部的管理上,王
闾运家的女仆周妈把持经费、干
涉用人,由此引发了馆员们和王
闾运直接的激烈冲突。结果王闾

运不辞而别,负气回湘。馆长脱岗的国
史馆内部矛盾丛生,又出现了贪污
经费之类的腐败问题。1915年初,
报界评论国史馆:“直信之笔未
施行,而胥吏之技已露,宁非民国
中一趣事乎?”坊间且开始传言
由于国史馆管理不善,北洋政府
准备将其与清史馆合并。

1916年,王闾运
去世。次年,北洋政府国务院以
“成绩未彰,近更主持无人,形同
虚设”为由,停办国史馆,一切事
务由教育部接管。教育部则以北
京大学下附属国史编纂处的形式
继续此项工作。1919年,国务
院也觉得该处附属在北京大学
实在“不足以昭郑重”,又将其收
归属下。1927年,国史编纂处虽
改回国史馆原名,但依旧无所作
为,次年就随着北洋政府被推翻
而烟消云散了。

由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却是
另一番气象。赵尔巽本人并不精
通史学,他的个人著述《刑案新
编》、《赵留守攻略》等均非史学著
作,其在清史馆时于学术管理方面
也是问题丛生。但有一点值得肯
定:他始终以修史为己任。年过
七旬的他一直坚持督责馆务直至
去世,并努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多
方筹款来支持清史纂修。如前期
财政部在经费问题上一味偏袒
国史馆,他便致信袁世凯据理力
争,并最终获得了袁氏的支持;后



1998年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缩印而成的《清史稿》

期在经费枯竭难以为继的情况
下,他努力从当初在东三省的老
部下——张作霖等军阀处筹措修
史及出版经费等。可以说,没有
赵尔巽对于修史的这一份责任
心,最终就连《清史稿》都难以
编就。

从北洋政府这两个史馆的修
史成绩之良莠看,官方修史是一
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管理机
制是基础,管理思路是关键。良
好的管理机制加上正确的管理思
路是做好修史工作的必要保证。

作者简介

赵晨岭,国家清史纂修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国人民
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专业博士生。

穿过时空的魔术经典

梁月静



程连苏

确立“萨士顿三原则”的美国
魔术大师霍华·萨士顿

观众展示他接住的子弹,但这
一次却发生了严重失误。火药真
的在枪膛里引爆,射中了程连苏
的胸部。观众们看到程连苏倒在
舞台上,鲜血染红了长袍。其被
送到医院后,隔天宣告不治死亡。

程连苏1861年生于纽约,本
名威廉·罗宾森,因为深深迷上
了中国魔术和中国的异国风情,
在巡回表演中常常扮演成中国
人程连苏。他和妻子在伦敦表
演了17年,经常表演一些中国
的传统戏法,比如“大碗飞
水”——从长袍里面变出盛满水
的大碗,把鱼竿扔向观众席里
钓出鱼,手枪魔术也是他的独创。

程连苏死后,验尸报告注明
这是个“意外死亡”。不过1955
年美国一位魔术师宣称当时程
连苏正背负债务,所以才上演了
一出精心计划的自杀表演。还
有人认为是他的经纪人在枪上
动了手脚,所以才导致魔术师的
死亡。不管真相如何,都说明了
危险一直伴随着魔术表演。

20世纪30年代,电影工业蓬
勃发展,魔术表演市场则快速衰
退,因为电影成为了最大的魔
法。很多魔术师不得不另寻出
路,亨利·鲍顿便是其中之一。

鲍顿1885年出生在芝加哥,
十几岁的时候与哥哥一起开始
了魔术生涯,1918年受到一种香
烟牌子的启发,改名为黑石。他
以视觉幻术著称,“喻喻作响的
电锯”——观众可以看到分成两
半的女人,“漂浮的灯泡”——
发亮的灯泡飘来飘去,“跳舞的
手帕”——一块手帕飞来飞去
与魔术师跳舞。

电影抢走了魔术杂耍的生
意,很多魔术剧场被迫关门,适
应能力超强的黑石开始了各地
巡演,预订了很多表演场所。二
战期间,他开始为军队表演。1965
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家
族传统继续表演魔术。

和黑石家族一样,现代魔术
师面对挑战,不断创新,所以,古
老的魔术不会从历史的舞台上
消失,然后两声枪响。在以前
的表演中,程连苏会走上前台向

水印：纸中的玄机

经文

《天工开物》所绘古代造纸的
第三个步骤为荡料入帘:取出煮
烂的原料放在石臼里春成泥状,
再以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
分离并浸透水分,成为纸纤维的
悬浮液,再倾倒入纸槽里,然后
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纸纤维
会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
抄纸工匠在纸槽边重复舀水、抬
起竹帘等动作,每次承受的重量
约达20公斤。抄纸的难度还在
于,抄得太轻纸会太薄,抄得太
重纸又会过厚,一切皆凭工匠的
经验。

始创于唐代的水纹纸,在造
纸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种
纸迎光看时能显现
出除帘纹以外的发
亮的线纹或图案,其
目的在于增添纸的
潜在的美。苏易简
的《文房四谱》说:
蜀人造十色笺,“逐
幅于文版之上研之,
则隐起花木鳞鸾,千
状万态”。费耆的
《笺纸谱》记载:
“凡造纸之物,必
杵之使烂,涂之使
洁,然后随其广狭
长短制之造研,则
为布纹,为绮锦,为
人物花木,为虫鸟
,为鼎彝,虽多变,
亦因时之宜。”从
以上描述和文献记
载可知,制造水纹
纸的方法,一为印
明花法,类似木刻
印花,就是在纸
上用线编成花鸟虫
鱼、山水人物等图
案,微凸于帘面,
抄纸时,凸起处纸
浆微薄,故图案透
亮而呈现于纸上;
二是印暗花法,就
是将湿纸压在两块
一正一反雕有凹凸
图案的模型中间,用
强力压纸,逐幅印
刷,使纸隐显图案。
纸平放时看不出透
明的图形,举纸迎
光,图案则清晰可
见,即人们现在熟
知的水印。

在宋代,成都特制楮纸在抄
纸过程中进行了特
殊的研花,难以仿
制,所以包括交子
在内的宋代纸币
用纸多在成都制
造,造水纹纸的工
艺后来也被用作
纸币的防伪措施
之一。

宋嘉定十六年(1223),宁宗
皇帝赵扩收到的一
份奏章称“年来伪
楮日甚”。两宋政
府发行的纸币,无
论是交子还是钱
引、会子,均实行
分届发行,定期回
收。每两年一届,
后延长到4年甚至
8年一届。一届纸
币发行以后,“耗于
水火,耗于破损”,
再加上逾届没能
兑换等原因,数量
理应大为

宗淳祐三年(1243),一位官
员建议:“臣愚以为
抄楮之际,增添纸
料,宽假工程(指不
强求产量),务极
精致,使人不能为
伪者,上也;禁捕
之法,厚为之功,
厉为之防,使人不
敢为伪者,次也。”
这位官员强调:要
防范伪造纸币者,
上上之策是在纸
上下工夫。

宋代水纹纸的制作工
艺被用于纸币防
伪后,在东西方的
经济文化交流中
逐渐传播开来。
13世纪,意大利
工匠在抄纸网上
编制出字母、数
字或图像,使纸
页上留有水印作
为商标,这是西
方首次应用水
印。时至今日,
水印广泛用于印
制需有防伪性
的高级公文纸、
钞票、护照、证
书、账册等。当
然,现代水印技
术自然要比宋
代印制交子时
精密得多,分
为黑水印、白
水印、阴阳纹
水印、湿压水
印、仿水印等
多种。

(摘自《国家历史》杂志)